

## 青未了·连载



## 16 《跟着美军上战场》

◆出版社: 人民日报出版社  
◆作者: 邱永峥 郝洲

美军是现代战争中不可或缺且最重要的角色。美军士兵单兵装备价值15万美元,美军基地堪比五星级酒店……《环球时报》记者邱永峥和郝洲对美国陆军第101空中突击师进行嵌入式随军采访,是新中国历史上首次有中国记者如此近距离地观察美军地面部队的作战,让中国读者有机会了解到美军作战的真实一面。

## 每天早上都被空调冻醒

装,而且轻便易于运输。窑洞里的空调都是壁挂式的,同样,每天我们在里呆的时间长了都要被冻到出来晒太阳,而美军士兵习惯白天在屋里钻进睡袋里蒙上眼睛睡觉。

再往下面的卢戈哨所去,设施就没有这么完备了,这也是我们此次随军采访中生活最艰难的几天。

卢戈哨所其实就是原来住在哈尔科巴的一户人家的院子,美国人来了后在土墙外边抹了一层水泥进行加固,尽管如此,院子里还有两个屋子门口用大黑字写着“请勿入内”,一个是放草料的,一个貌似原来的厕所。好心的军士长罗伯特森还告诉我们说:“那俩屋子不能进,还有没排除的炸弹!”

在卢戈能喝到热水也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有个阿富汗的普什图语翻译热心地为我们烧茶,不知他从哪间破房子里捡来一个破铁锅,用不知哪来的洗衣粉狠狠地洗了好几遍,然后开始烧水给我们煮茶喝。

上厕所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通常的情况是十来个大兵在院子里聊天,你要当着他们的面解腰带蹲在一个木箱上方便,这个木箱是可移动的,待下面的粪便积攒到一定高度后就挪到那个地方,人们继续轮流蹲上去。至于诺兰基地和卢戈哨所的粪便,最后都是焚烧处理的,生活产生的垃圾也同样如此。

也许很多人不敢相信这个事实,起初,我们也未曾料到,但是我们确实看到了美军士兵在特拉诺瓦基地里的食堂里玩PS3。具体的游戏名字我们叫不上来,因为我们都不是游戏的行家里手,但至少我们能分辨出那是款橄榄球游戏,一项美国人最喜欢的运动项目。

之后,我们先后不下10次到那个食堂里用餐,那个42英寸的大电视前就从来没有过空席的时候。要知道,一天三次被塔利班围起来打的诺兰基地就在距离特拉诺瓦基地600米远的地方,美军这样玩着游戏打仗的情况让我们感到很是惊讶。



## 26 《亲子鉴定秘档》

◆出版社: 中国青年出版社  
◆作者: 曾鹏宇



本书主人公女鉴定师邓亚军8年间16000宗亲子鉴定案例,让她旁观了无数亲情的割裂与挣扎,背叛、欺骗、谎言……每个案例都有鲜为人知的隐情;名人、明星、罪犯……每桩委托都堪比跌宕的影视剧;这不是虚构编造,是对欲望与责任的反思,是对近年国人亲子关系流变的冷静梳理。

## 我想鉴定流产的胎儿

工作人员告诉他们:“如果是胎儿,可以在怀孕四个月以后来做。”没想到那老太太却却说:“我想鉴定的是流产的胎儿。”

工作人员开始以为自己听错了,因为鉴定中心开业以来还从来没有过这样奇怪的委托要求呢!还没等她反应过来呢,更让人诧异的一幕发生了——老太太把手里的一个小木桶拿到桌子上,“就是这个,我想鉴定的就是这个。”

年轻的工作人员揭开盖子往里看了一眼,立即就吓得变了脸色,木桶里竟然是一个血糊糊的胎儿,也不知道老太太是怎么拿到这里来的!

当时邓亚军已经怀孕好几个月了,同事们并不想让她在孕期接触到这样的东西,所以一开始并没有告诉她。可因为是头一次碰到这样的场面,鉴定中心好几名工作人员都不知道该取胎儿的哪部分组织来做鉴定。

一旁的老太太见到这种情况,生怕自己的鉴定委托被拒绝,哀求说:“求你们一定要帮帮我,我也不愿意这样,孩子已经快七个月了,都成形了啊,就这么没了,我们还蒙在鼓里……”说到这里,老太太已经忍不住哭了起来。

没办法,接案的小姑娘只好敲开了邓亚军的办公室。邓亚军并没有顾忌太多,挺着大肚子来到接案室。

就在她查看木桶里胎儿的时候,同事间能否取胎儿的脐带血来做鉴定。邓亚军考虑了一下,摇摇头,“不行,脐带血有可能混有母亲的样本,很可能会影响鉴定的准确性。虽然胎儿没发育成熟,但是手部中间的软骨组织已经可以用来做鉴定了。”

邓亚军随即看看屋里,“孩子样本跟谁做比对啊?”老太太没想到负责鉴定的是个大肚子的孕妇,见到这种情况反而平静了很多。她指着那男子,“这是我儿子,是想鉴定看看这孩子是不是他的,我们想快点得到结果。”

邓亚军说:“孩子母亲能来吗?如果有她的样本鉴定的速度会更快一

些。”一听这话,母子俩的脸色都变得不那么好看了。“她来不了,也根本不愿来!”老太太的语气很不客气。

“不瞒你说,我真是一提这事就心里难受!”老太太的情绪又有些激动,“我家三代单传,好不容易给儿子在25岁上娶了媳妇,没想到会碰上这样的事!”

按老太太的说法,自己跟媳妇家在相邻的县,两家情况差不多,也算是“门当户对”。媳妇小自己儿子两岁,长得倒还漂亮,性格也开朗,朋友很多,婚后头两年小夫妻俩日子过得还挺不错。

可是后来媳妇一直没有怀孕,这让家人特别是婆婆很是担心。到了2006年底,也就是两人结婚第五年的时候,媳妇终于有了喜,这让丈夫和婆婆都分外高兴,“你可不知道我们对这个孩子盼了多久啊!”

为了即将降生的孩子,婆婆特地搬到了儿子家,包下了家里所有家务事,甚至让媳妇辞了工作在家安心待产。

这家的儿子是个老实到木讷的男人,老太太却是精明能干,“这一住在一起,没多久我就觉得媳妇表现得很奇怪,很少跟我们说话,有时候跟她聊孩子的事情,她也不怎么愿意说,有时候还会忽然闹点脾气,跟我儿子吵。”

开始老太太以为这是媳妇怀孕后正常的情绪变化,为了不让媳妇肚子里的孩子有什么问题,她便更加小心地照料着媳妇的日常起居。

“有一天她忽然说那几天她身体不好,怕孩子生下来后不健康。但是之前做体检的时候,医生明明说孩子发育得很正常,没什么问题。全家人都劝她,好不容易才让她打消了这个念头。”

眼看着媳妇怀孕到了第六个月,有一天早上,媳妇吃完饭后说想下楼买点东西,很快就回来。家里人也没在意。

## 中国战地记者眼中的战地美军



在320团1营的营部里,每天早上我们都是被冻醒的。等到太阳出来,不管有多困多累,我们都要跑到外面去晒太阳,这就是美军的野战帐篷。我们正确地估计了坎大哈的气温,却没能正确预测到美军帐篷里空调的威力,结果只买了可以适应5摄氏度至10摄氏度环境气温的睡袋,美国大兵配发的制式睡袋是我们睡袋的两倍之厚。

帐篷里的空调不是柜机也不是壁挂机,而是全在室外,冷气通过一个巨大的气道用鼓风机送进帐篷,士兵们在穿过帐篷的这个风道上掏无数个风洞,冷气就呼呼地吹进来了,而空调机的噪声都留在了帐篷外。这样做唯一的缺点就是只能开机或者关机,无法微调室内温度,结果导致我们准备不足,每天被冻到帐篷外面去。

发电机是每支美军作战部队必备的物品。我们在A连的诺兰基地采访期间,放在院子里的柴油发电机就一刻也没停过,美军所有的指挥系统以及单兵作战电子装备全靠发电机来支撑,当然,搭电池的设备除外。

在特拉诺瓦基地里,算下来,大概有十余顶大帐篷,每个大帐篷都要配一台发电机,否则空调也不至于那么冷。节能减排的概念在中国已经深入人心,但是在美军里,至少在坎大哈作战的美军部队,这件造福于子孙后代的事并不在他们考虑的范围之内。

在特拉诺瓦的营部基地,士兵们都睡在大帐篷里,而连以下部队的住所都是地主大院,我们到过的诺兰基地和泰恩斯基地都是这样,只不过诺兰基地刚刚被美军拿下不足半年,大院的修葺和建设情况远不如泰恩斯基地。

在诺兰基地,士兵们仍睡在地主家的窑洞里,支起几张行军床。美军的行军床都是在铁架子上绑上一层帆布,没有硬床板,在床的一侧有几个物品袋方便放置一些闲杂物品,睡上去感觉比较舒适,第二天醒来也不会感到腰酸背疼。这样的行军床便于拆

## 今宵一谜

不懂历史太惭愧(四字古称谓) 戴英斐  
昨日谜面 面红耳赤  
谜底 丹皮尔

**中国首届网络文学大奖赛**  
主办: 山东文学 齐鲁晚报 网易  
网址: <http://blog.163.com/wenxue.html> <http://www.qjwb.com.cn/> <http://www.sdwenxue.org/>

## 10 《猎杀闪灵》

◆作者: 张苏楠

## 阴影就在背后

这台机器的设计目的跟他们的想法一致,那就是还原现场所见,从而揪出真凶。被害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眼睛往往会盯着杀人凶手,可是这张映入被害人眼帘的宝贵影像会随着死者一起沉入幽冥,没有办法去寻找真相的人们传达,而这台机器就是用来解开那已带人冥界的秘密。

“数据库本可以做得更详尽、更完美。”艾玫尔听着内置散热片发出的细密声响,陷入对往事的回忆。

当年,艾玫尔是极力主张开发这台机器的研究员,如果那时的她拥有今天的头衔,还能让她的发言多几分分量。总之经过激烈的讨论,研发小组倒是得到一笔还算说得过去的经费。艾玫尔分担了原始设计部分的工作,这台机器凝聚的是她夜以继日的辛劳和惩治罪犯的梦想,与此

同时她还因此结识了里尔斯。

那时候,里尔斯也是一名刚出道的探员,正因一桩悬案苦恼不堪。在得知关于这台机器的研发构想后,他找到了艾玫尔。

艾玫尔向里尔斯解释这台机器尚处在试制阶段,不但运行极不稳定,而且没有授权他们甚至无法获得试验所需的电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都对开发进度失去了耐心,越耗越少的资金和越积越多的抱怨让这项计划几乎进入冬眠。但后来,艾玫尔在里尔斯的鼓励或者说鞭策下,利用自己渐渐提升的学术地位,艰难完成了后续封测,只是已比原定方案延迟了三年。

一声清脆的提示音将艾玫尔拽回现实,她看到一张图样已经打印出来,静静地躺在桌台上,艾玫尔把纸拿了起来。

“我的天!”在艾玫尔的轻呼中,那张纸从她的手中溜开,在

半空中水平一荡,又落回桌面,而她的眼里充满了与詹妮·佩顿一样的恐慌。

一辆老款福特在手刹造成的摩擦声中飘移入车位,乔纳森顾不上锁车,一路狂奔到分局附属医院。七层病房的电梯门打开的同时,乔纳森拔下了手枪保险。

病房走廊内的白炽灯管忽明忽暗,时而映出惨白墙体上斑驳的暗影,时而将勉强所及的视野晃眼地照亮,没有人,也没有动静,只有乔纳森交错落地的鞋跟发出略显凌乱的声响。

突然,有东西从一间侧室里猛扑出来,乔纳森大惊之余定神看去,只见一个身缠绷带的病人正俯身贴地,埋头向自己爬来!

乔纳森壮胆上前,认出那正是向自己打电话求救的昔日同窗瑞弗。这一刻,他蓬头垢面,满脸血水,双腿抽搐着缠在一起,

像一条搁浅的长鱼在滩涂上扭动。

“瑞弗,你怎么了?”乔纳森想要拉他起来。

“幽鬼,恶鬼,到处都有,赶不走……杀了我,快,杀了我吧!来了……快……朝这边来了……”瑞弗看到乔纳森,一把扯住他的袖口,死命地哀求道。

“振作,瑞弗!我要你活着,到底怎么回事?”乔纳森不由得向瑞弗爬出的病房望去,他看到另外两名白天里负伤的特警,背对背挤在墙角,双手用力撕扯着头发,目光在清冷的月光照亮的空气里胡乱扫视,但是看不到有任何东西。

“医生呢?”乔纳森把视线转回瑞弗,但他已经昏死过去,不过这或许对他是件好事。

乔纳森隐约感到,分局附属医院内并不只有他的三名同事陷入诡谲的境况,有一种压迫感

正越发清晰。的确,一个阴影就在背后,正要完全覆盖他。乔纳森猛然回身立起,所幸他平举的枪口没有射出子弹。

“艾……艾玫尔,你怎么会到这儿来?”

“我来找你,弗兰局长始终联系不上。”

“没错,他失踪了,我们的人也在到处找他。可是有什么事吗?”

“没时间细说了,我查到一些很重要的情况。”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军方已经介入此事了,警备司令部负责局势分析的VF博士通知我来这儿找你!我想,他也已经发现了那种病毒!”

虽然一头雾水,但乔纳森还是决定先听听艾玫尔所说的“重要情况”。

“VF博士?病毒?怎么回事?”